

左傳注解辨誤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序

遜少志頗迂讀書慕孔明觀大意獨好究  
前代理亂成敗之原於字句不深求既而無  
用於世不免誤述始欲精其義而恨魯甚  
未能也及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註雅愛  
杜註古簡謂註書者莫是過矣至舉筆  
錄之乃覺有未然既得吾郡先達陸貞山  
附註皆正杜悞與鄙意多會因據以咀味

亦未爲盡得於是遂註而唯傳之讀則大  
義益明先儒雖宏深瞻博非遜所能企至  
百一而疵類頗多始猥會衆說而折之衷  
有未經辨議者亦創以己意而爲之釐革  
焉猶自爲妄出胸臆復博參之羣以藉  
得有徵據爰以自愜間有一二可以意求  
者則亦自明著不必於他考焉者也遜於  
古人皆極崇仰元凱資兼文武尤深敬慕

嘗更賤名以志效法之意豈樂輕用其譽  
毀其實於心有不安敢為其忠臣於千載  
之下耳恐世之君子不審其義而謂遜擅易  
古人之筆故特詳覈得失而充因以存其說  
焉韓子於三百篇云曾經聖人手議論安  
敢到則非經聖人者亦庸可致吾喙矣然古  
今之變典籍之繁其訛而之謬也多矣又安  
能一而為之辨也哉噫萬曆癸未年春

古今言解

曰古婁傳遜士凱自序

春秋左傳註解辯誤卷之上

吳郡後學傅遜著

隱公元年莊公寤生

杜云寐寤而莊公已生愚謂果爾則生之特易姜應

喜何爲遂惡之且后稷之聖其生如達如寤寐而生則莊公聖過於稷豈理乎或云難產困而后寤則當云寐不當云寤也史記云生之難則亦以意言之於寤生二字無解惟應劭之說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於二字既明切於下驚字亦相應故從之不如早爲之

所杜云使得其所宜則是愛段而欲安全之矣與下文無使滋蔓意反蓋欲以計豫除之也故伯答云必未嘗君之美杜云宋華元殺羊爲羹蓋古賜賤官之常

本傳註解辯誤卷之上

日殖齋梓

愚按禮經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傳云大羹

不致爾雅肉謂之羹非有分於貴賤也而謂賜

賤者之常謬矣要之非特爲設燕據時所有以

賜之華元於軍中殺羊爲羹享士應優卹之以

使之樂戰豈以賤食享之特在軍中不同於禮

食耳此本不足解而杜爲曲說以誤後人故爲

之弔生不及哀杜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祔經除

辯無哭位諒闇終喪陸云此說於

經典未之前聞杜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天子應

既葬除服援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宴樂爲

證先儒譏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今以傳考之

所謂弔生不及哀者蓋言惠公薨久今來賜不

及其哀哭方盛之時耳至如子產爲鄭伯辭享

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葬鄭簡公杜何由知

其定爲既葬而除也叔向譏景王明言三年之

喪雖貴遂服禮也乃謂其譏宴樂而不譏除服

可乎杜既創爲此議故於傳中諸言喪禮與已說不合者輒遷就解釋以求通如文元年傳曰晉襄公既祥註云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爲位而哭昭十年傳葬晉平公叔向辭諸侯之大夫曰孤斬焉在衰經之中註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十五年傳叔向譏景王下亦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此服自與前所議乖違蓋雖委曲生意祇益顯其謬耳孔疏乃云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卒哭是葬之餘事故杜云然其黨於所習而爲之護飾短闕抑又甚矣愚按陸說至允可以革千載之誤今皆從之

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

之禾

杜於桓五年註云足祭仲之字陸深辨其謬良然蓋足其名而仲其字耳又云四月



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  
芟踐之陸云先儒謂春秋間有用夏正紀事者  
此類是也以取爲芟踐強說耳愚謂麥禾雖未  
熟軍中豈無別用杜旣強說而云用夏正者亦  
鑿故削而改澗谿沼沚之毛杜云谿亦澗也愚  
謂既有二名當小

有別按爾雅說文皆云山夾水曰澗山瀆無所  
通曰谿然谿豈皆無所通乎故禾爾雅註而畧  
改蘋蘩蘊藻之菜杜云蘊藻聚藻也毛旣謂蘊  
亦水草愚考本音溫今蘊草

也其蘊崇蘊利宜作蘊此訓聚作蘊文義乖矣小加大杜云小國而加  
兵於大國如息  
侯伐鄭之比陸云此亦以班位上  
下言之不必專謂用兵其說爲長

五年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云八  
八六

十四人六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四四十六人二二  
二四人此本何休公羊註服虔以爲用六爲六  
八四十八用四爲四八三十二用二爲二八十  
六柱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則每行人數亦宜  
減故同何說然此傳本文云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又宋元嘉中大常傳隆云  
夫舞者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  
以八人爲列自天子降殺以二者減其二行耳  
此爲有據若如杜意則自諸侯以下節宣皆不  
以八矣陸又云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說  
爲當故遂**對曰未及國**杜云忿公知而故問責  
革而從之**對曰未及國**窮辭陸云責以必窮之  
辭耳此文晦澁疑有誤愚謂宋使旣忿公知而  
又問則宜有他辭示不滿於公意何緣詩之如  
此蓋使者未知公之聞其以郭尚有鄰國疑慮  
之心故不以實告而以緩詞自諱故公以見外

怒之甚也下云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其意可見

八年胙之土

杜以胙為報陸從帝昭以胙為祿竊謂報亦祿之意不如祿明故從

之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

杜云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

氏其王父字或便即先人之諡稱以為族陸按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為氏今此以氏為諡者傳寫誤也杜考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強解之愚初依杜讀傳本覺短諡不成文句固宜以諡作氏但春秋中實有以諡為氏如宋戴惡謝齊惡之類疑不能決既而再讀正文則知杜說之謬無疑也蓋羽父為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公未問氏也而衆仲對云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則問對相承了然自明矣又下文公命以字為展氏則用衆仲之

說文明矣而乃妄生意見強斷爲句因一字之訛而不尋考上下文理抑何不達乎又考宋戴惡蓋宋戴公之後傳中稱戴族者是也非其臣之諡衛齊惡齊爲其臣之諡與否亦無定據孔疏曲以二人當之耳使戴齊果爲二惡之先之諡則亦在衆仲所對之後衆仲時諡未及之故朱子亦云此

公命以字爲展氏

杜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

展之孫故爲展氏劉敞曰此說非也使無駭真公子展之孫當其繼大宗也賜氏又矣其何待死而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非死而後賜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羽父爲其子請耳陸是其說予以爲皆非也杜所云公孫子公孫公孫之于以王父字爲氏此據魯三桓鄭七穆等言之耳攷春秋不盡然也使諸侯之

子若孫皆爲大夫其孫皆以王父字爲氏而世其官則一國中何其大夫之多盡其官而官之亦不勝矣蓋雖均爲公子公孫必其有功于國爲時君所寵任者始命之氏而世其官若魯季友援立僖公鄭子良以國讓襄公而三桓七穆始盛于魯鄭皆天所啓也又或立國之初其子孫以父祖之烈亦得世其卿非槩以公子公孫而官之至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也東漢明帝有云吾子不得與先帝等得之矣若無駭不稱公子公孫則必非公子公孫矣其祖父雖爲公子公孫無功於國豈得賜之氏乎則無駭必公孫之子若孫其先世未有賜氏者而無駭自以賢才見任於惠公隱公之世應世其官而賜氏故羽父爲之請如華督弒殤立莊故立華氏華督亦公族何前不賜氏乎此正與無駭事畧同但宋莊公感督迎立之恩故遂生而賜氏隱

公雖任用無駭而無私寵故既死待請而賜之  
爲不同耳杜因無駭死而賜氏遂以督未死賜  
氏爲督之妄亦據一而該百矣先王有定制  
乎且張舒轉之義正與無駭字義相通則展即  
爲無駭之字公因衆仲以字爲氏之言而遂以  
賜之傳文甚明杜乃借彼以解此復據此以該  
彼其非通方之論而強且鑿也甚矣劉敞亦以  
三桓七穆爲比即祖其意以見其失而陸乃是  
之亦欲異杜而不究其原矣若鄭樵氏族畧又  
云魯季公子四人惟展無字以名爲氏何所據  
而知之其誕漫無稽  
也尤甚不足辨也

桓公二年藻率鞞鞞

杜註藻率以常爲之所以藉王也王五采公侯伯三

采子男二采戴侗曰杜解藻率之義非也記曰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又曰士練帶率

下辟凡帶有率無歲功藻五采也藻率者以五采率帶也陸取戴說愚按周禮典瑞篇王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此所謂五采三采二采也是纁有五采五采方爲藻非纁卽藻也本文但云纁藉不云纁率也而改藉爲率於義何當乎鄭玄註云纁以薦玉木爲中幹用常衣而畫之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頴達以拭物之中無名率者此固誠然矣其言畫藻不可易也乃以藻率爲藻之複名又曰藻得稱爲藻藉何以不可名爲藻率也夫藉率二字義豈可通其明黨柱而妄言甚矣則杜之謬也不自見乎然戴侗之說亦非也按禮經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註云率與綽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則此乃歛服與諸吉服不協臧衰伯

於此不應以歛服爲數其註又云士喪禮緇帶  
此二采天子之上也其以二采對緇言則采乃  
帶之色非率之色也况其上下文俱一字爲一  
物何獨於此舉複名也故愚以藻從王藻之藻  
率從率辟之率本爲二物而於傳文數字亦相  
應詳見本註鞞鞞杜云鞞佩刁削上飾鞞下飾  
據韻書鞞鞞同詩小雅鞞鞞有必毛傳云鞞容  
刁鞞也鞞上飾必下飾至大雅鞞鞞容刁傳則  
云下曰鞞上曰鞞已有小異今杜反之其誤滋  
甚穎達疏乃云鞞鞞或上或下亦無正文此非  
掩杜之失而遷就其詞乎愚謂鞞爲刁削必矣  
鞞爲下飾必非也說文云鞞佩刁上飾徐云珠  
之爲言捧也鞞鞞持之則非在上而何故遂從  
詩傳而改焉

**帶裳幅馬**

杜云幅若

今行滕疏引小雅邪幅在下註云邪纏於足如  
今行滕所以束脛在股下然考詩圖所謂幅者



其形方上稍濶下稍狹兩端有帶分明以縛小  
股並不可以邪纏於足與今行滕形大異不知  
何自而以此當之且此傳昭其度也謂尊卑各  
有制度今其圖止一耳並無尊卑之別度安在  
乎詩所謂邪幅亦非所圖也此幅疑即今之錦  
綬然於五經無考故不敢易而姑記之於此俟  
博物君子教之

**義士猶或非之**

杜云蓋伯夷之屬陳同  
所謂殷之頑民非伯夷

等也竊味非字義本指伯夷言若城孫達其  
頑民則有戴商之心豈獨非之而已

**有後於魯乎**

杜云伯夷諫桓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陸云此只據哀伯言

又何遠引僖伯愚謂此杜以已意稱特相會往  
美之非註也然亦不須此意故削之

**來稱地讓事也自叅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

事也

杜云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事不成故但書

地成會事成愚謂皆非也以事揆之豈有兩君特以事爲會因莫適爲主其事不成而遂已乎又豈有諸國徒以事會而無禮讓乎傳各舉重爲言而太析之過矣卿置側室大

夫有貳宗

杜云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適子爲小宗次者爲二宗孔疏因側室爲

立官遂云二宗亦官名陸云俱未有考而不辨其非竊謂側室二宗固應請於君於其中立官以統之而即以側室二宗爲官必非何也以其不似官名也又云適子爲小宗此其意以諸侯爲大宗耳然不聞族人不得以戚君大夫不得以宗諸侯乎近世儒者有公子宗道論其說爲詳允大都始爲小宗既爲大宗小宗固大宗一并而爲五宗其變至于無窮則大夫之家固自

爲大宗矣其二宗即小宗也杜考之不詳而云爾

六年謂其不疾瘕蠹也

杜云皮毛無疥癬於諸字義不明故用疏中逐

字細

解親其九族

杜云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

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陸從戴歐陽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說愚謂

二說言九族之是非固未暇辨但此指國君而爲言則外親與姑之子等皆在異國或爲臣下

待之自有體未可槩云親之也故從鄭玄自高祖至玄孫九世之說又竊惟穎達正義中以高

曾曾玄皆不能於一身備有豈能親之殊不思國君宗室繁衍高曾雖一與高曾一代者或高

曾之子孫非高曾族乎曾玄雖無與曾玄爲一代者豈無曾玄族乎君子曰善自

為謀

杜云獨絮其身謀不及國此是以成敗論人而不要諸義也今革馬

接以大

牢

杜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疏云接作捷以母虛為之補虛強氣其說本強又以接作捷其

矯

假殊甚考之禮經謂以大牢之禮接見天子

非夫人也接夫人鄭玄之說陳皓已辨其謬且

下云卜士負士妻食皆以不以國杜云不自以

大子言則接必非夫人矣

此必無者是槩諸國言耳考隱疾鄭孔云體中

曲禮可見其名晉名周皆非

十年無厭將及我杜云將殺我愚詳其文意蓋

言好利無厭者當得禍患叔

以母弟必

連及之爾

莊公六年人將不食吾餘

杜云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此解寬而

二

不切愚謂三甥欲置毒于  
飲食中殺之故鄧侯云然

莊公十四年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

杜引尚書無若

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  
則以燄燄在忌人者而言夫忌人則其氣歛矣  
何燄燄之有尚書云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蓋  
始微而終不可遏之謂也愚謂此指所忌者今  
勢雖微弱而終將強大如火始燄燄耳故僭以  
意改之若陸用顏師古言人心之所忌惡者其  
氣燄燄馴至傳瑕貳杜云瑕有二心於已是謂  
於災亦同如漢高之斬丁公者非也下云納我而無二心  
者許以上大夫蓋言瑕雖納我而中有二馬耳  
十九年鬻拳可謂愛君矣杜云愛君非臣法也  
蓋左氏實予拳爲愛

君而杜乃曲爲之解以合義耳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非常也

杜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蓋杜以此

此年與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食事同彼此異議不可合解故謬以置閏失所爲言而貞山闕之甚詳其義似密予讀之懵不知所定以示小孫冲之冲之讀之即曰此易知耳大父舍傳而看經自明矣予猶不省冲之以用牲用鼓與下文于朝于社自別因憶胡傳所云甚明乃自忘之愚固不足論以元凱貞山之博且精而見不如一孺于此古人有一得一失之議也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

杜解小戎名姓之戎子女也陸據傳云允

姓之姦居下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獻公時固未入中土何緣得薦女于晉此疑是而非戎在要荒自可薦女何須在中土乎但未知必爲名姓之戎故名以別種上狐姬稱姓子亦當是其姓也

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

杜解蓋覆也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桶反覆

門上此解本可疑劉炫謂投車蓋過于稷門雖似是而孔氏以車蓋輕物投于稷門不足爲勇投而自覆于門此踰捷之甚亦勇者事也故始從杜

閔公二年用其衷則佩之度

杜云衷中也佩王者君子常度其言

泛矣劉奉世云佩之合法度世狂夫阻之杜云

子佩喻王而綦組綬的然可據阻疑

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如此於本句已覺不暢  
於上句亦不相蒙陸以爲有誤闕之可也考國  
語曰是服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盡敬而反常  
昭註曰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  
服狂夫詛之又引周禮爲據考周禮大司馬方  
相氏狂夫四人則常之說似爲有據於傳亦順  
故姑從之

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亂之本也

杜以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于曲沃爲大都劉炫譏之固當

又陸云今按古人援證前聞皆取其大致不必事事符同杜誠大拘此誠知言矣

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

杜云用諸侯諒闇之服陸云言其朴儉耳良是

僖公二年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



既病則亦唯君故

杜云冀前伐虞至耶虞報伐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強以

悅其心服虔以爲伐耶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疏以虔說爲不然謂若虞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不許而進國之美寶尚畏宮之奇諫乎愚謂虔說固非而疏折之亦未當若果通好曾受其救國之恩則今之假道尤宜用賄以謝其前恩而求後功何由必其無也何不觀下文云魏爲不道侵敝邑之南鄙則耶三門果是晉地亦當用救邑字面或違文尚有譙下豈得直言地名而已故以杜說爲定

四年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

杜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馬求卿曰註意未明此乃醜詆之詞蓋言

齊楚相遠雖馬牛之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頓入吾地何也愚謂杜說固未明而馬說亦鑿但言地遠馬牛猶不相及今何與而涉吾竟乎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杜云穆陵無棣

皆齊竟廢所踐履之界齊因自言其盛此討於傳意皆未明且周公以征伐之權豈獨止其國境而已乎故無棣在遼西孤竹則四方皆其所命征伐之地之廣杜云以齊竟言其盛大謬矣故俱革去而折筮短龜長杜用下文歸商秉諸說以偕解於內

筮短龜長

杜用下文歸商之言物生而後

有象象而後有筮而後有數揚馬曰

云筮之辭理短龜之辭理長蓋就驪姬一事而言非謂龜筮實有長短也穎達正義云杜欲

卜人所言之意故引傳文証之若以至理而言

上專生并得及不卷上上日直齋

龜筮實無短長竊謂有大極斯有陰陽有陰陽而奇耦方圓象數已具乎無物之先矣物由以生豈緣物而有乎曷有先後之分乎簡之說固已鄙野而杜即用之以爲釋陋矣楊用脩謂龜筮之辭理有長短雖曰就麗姬一事而言然易之辭理豈有短者乎穎達每屈他說以伸杜而此獨云云必杜之說有甚不可者耳然疑古人之言亦必有據又尚書洪範云龜從筮逆則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蔡仲默釋之曰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禮記曰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愚益疑不能決史記云著生蒲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則著龜一也且易經三聖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萬事萬物之理備矣彼云長短必更有與義存乎其中餘不足信仲默一代大儒凡性命之學至宋大明豈得草草因又考周禮註疏亦

有長短輕重之說乃亦用韓簡之言而云易辨窮理盡性仍六經並列龜之繇辭譬若讖緯圖書不可測量故云長短夫然讖緯之說乃勝于六經耶其誣不俟知者而辨矣又思朱子亦必有說既而得之乃云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子才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永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到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到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到四畫便只有四卦又到五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便可以着意揣度耳不似龜才斷便無救處全不可容心即如所云則凡可以揣度者皆爲短而無可揣度者皆爲長乎天地之化陰陽之變其爲長也極矣何嘗不可推度惟世之幻變詭異多有不可推者乎意朱子乃淺乎爲言至此也惟穎達於法筮筮云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筮龜相違見筮龜之智等也亦引左傳之筮

獻公云筮時神靈不以實告筮得吉云徵用之  
卜人欲公從卜故云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  
易係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  
知來智以藏往是爲極妙龜之長無以加聖人  
演筮爲易豈有短乎又云洪範所云從逆之類  
皆多舉一以該二詞多不能悉載是前二說皆  
已不經穎達之疏皆與鄙見相合方敢執以自  
信然謂不以實告者亦非也今筮辭不載于傳  
或筮人阿公意以爲吉又記云卜筮不相襲卜  
不吉則止而公乃復筮故神不告耳且記中無  
大事卜小事筮二句亦周禮賈公彥之疏耳而  
蔡氏誤以爲禮文蓋世儒皆因晋卜人一言轉  
相傳播互爲曲說以強自相誣而不求諸心因  
慨經學之晦久矣多以一時有爲之言而遂爲  
千載不易之訓隱大道而誤後學自唐貞觀間  
命諸儒稗章句爲義疏以定南北之異時議者

已病其非宏博之規至宋儒之訓註出而我  
朝遂著之以爲今列于學官并昔人註疏而俱  
廢之益使陷于孤陋而莫知廣石渠洪範  
白虎之異義豈特此一事而已哉洪範  
洪範

五年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杜云輔頰輔車牙車  
意以二句義通竊謂

兩頰爲輔牙根爲車亦因其輔載之象而借名  
之耳非真名也官之奇意在取喻不應復以物  
之借名爲言且與脣齒亦重詩曰其車既載乃  
棄爾輶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則車輔相依  
固詩人所味與脣齒二物並以取  
譬不更明乎故即以本字釋之  
均服振振杜

戎事上下同服竊謂上下唯同甲冑耳不論  
君將帥與士卒亦異服故從漢書五行志作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杜云實新密而  
經言新城者鄭

以非時與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愚謂桓於此本責鄭之從楚何暇責其以不時與役且與傳大戾故順而改之

七年諸侯官受方物

杜云諸侯官司各受其方

謂此受所當貢伯主之物竊謂此因管仲以德禮爲言而桓脩禮于諸侯豈有已受四方諸侯之貢而遂亡天子乎若爾何以爲脩禮命亦不行矣蓋桓所當貢天子之物于諸侯而諸侯自各以其意自致幣于齊所謂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者也又引晉悼邢丘之會爲比自當不同

九年以是藐諸孤

杜云言幼賤與諸子懸藐陸謂非也蓋言奚齊卓子藐馬

弱小耳於

荀息有馬

杜云有此詩人重言之義此李德裕司馬君實與宋

文憲本妥

儒論之詳且明矣  
故遂削而易之

十年帝許我罰有罪矣

杜云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諡申

生猶忿愚謂夷吾忌克失國固其罪非申生所忿者蓋申生孝而恭忿其蒸於賈君亂倫耳杜舍大而舉細失申生之意考之林叟同鄰見

七輿大夫

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貳車七乘貳即副也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輿大夫服虔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中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前申生將上軍今輿帥七人爲申生報怨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栾氏劉炫以服說爲是又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栾氏愚按正義引服說而不之非亦以其說爲是矣以愚言之非也再考周禮典命云



侯伯七命大行人云貳車七乘則杜之說本有據  
據服云上下軍與帥七人侍無上下軍之文果  
何所據乎且申生死於驪姬與惠公何怨而爲  
之報懷子好苑士多歸之豈必其所將耶古今  
以君親臣而外附者多矣豈特七輿已哉

十四年號射

杜謂惠公舅䟽以晉語惠公稱射爲舅故杜本之考晉語常昭註云

諸侯謂異姓大夫爲舅則通稱耳前言小戎子生夷吾號射既非戎人非惠公舅可知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吉

杜謂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

見雜占而言之劉炫以咸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蹶射其元王中祿目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周易愚又按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則卜人固兼筮矣夫狐壘必

其君也

杜云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侯其象未聞竊謂上云獲其雄狐此必頂上

文雄狐而言其義甚明因蠱卦名而下文又云蠱之貞遂致誤以雄狐爲狐蠱耳此本明白易

知而前未

三墩及

韓杜云晉侯車三墩陸云晉師敗也杜綠上文卜人之

及此何歟

入而未定列

杜云列位也陸以爲師之伍列承上

其說拘而陋矣

文言能合其衆而言豈有位未定而能合其衆者乎亦拘

晉於是作爰田

陸

分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民陸用國語

中註作易田之法以賞衆又用漢書地理志

歲更耕之說故訓爰爲易若此所云則是漢時

代田之制何以爲損上惠下而使民懷之乎唐

氏云讓肥取

士刳羊亦無盂也女承筐亦無貺

磽也良是

也

杜云易歸妹上六爻辭也離爲中女震爲長

男故稱士女陸云止上六本爻之義未及于

離

當云兌爲少女今言離爲中女誤

矣

今據歸妹兌下震上陸說良是

姪從其姑

杜云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

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圍貨秦陸以既

云離爲火火從木生復云於火爲姑未詳其義

劉用熙曰震變爲離是姪從姑之象此但取男

女爲姑姪非取長

次義也說本明直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杜云

敗德非筮數所生林云先君所行當致喪敗之

德及今言之可一一數之乎初讀之似林說明

然與上文不協且獻公之敗德非唯立驪姬一

事而云不可一一數稍過矣故仍杜但以及字

爲句非也及可數乎猶云

數可及乎蓋倒字法也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杜云雖不復從史蘇不能益袖陸謂雖不從史蘇無益於今愚以上文揆之皆非也上晉侯曰從史蘇占吾不及此是欲免禍也而杜公不能蓋禍豈問意乎如陸說則當云從之何益而乃曰勿從亦相戾矣愚詳味之蓋云敗德已定從此從不從皆無益爲省文耳不然或有誤也此

一役也秦可以霸

杜註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可當一事之功服虔曰一役

者統韓戰之役也本上貳而執之服而舍之而言其說當矣

十六年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杜註

言石頃鷓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宜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失問叔輿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杜云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由人君問吉凶不敢  
逆之故設他占以對愚竊謂天人相感久矣人  
事作于下則天變動于上正賢智所當察也叔  
與分天人而二之豈其心之所謂誠然者哉且  
叔與所言後事皆驗而杜云失實恐為有識所  
譏何也讀傳文與杜註雖同而意實別蓋不察  
其意槩以其文而淺解之故云云爾且其言曰  
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然獨不為吉凶之所兆  
耶又曰吉凶由人然人獨不能感天乎故  
去舊註而特會其意以僭註於其下云

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

薄德杜云三亡國魯衛邢竊謂魯雖有慶父之

杜以城緣陵傳云不書其人有闕也遂不數耳  
不知淮夷病杞已甚不遷將遂亡乎又薄德謂

因亂取魯緩救邢衛竊謂因亂取魯固不必辨而救邢雖稍緩功亦大矣封衛又豈緩乎蓋槩言其德不及

古先聖王耳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杜云

失土功之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墻郭城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故特隨時而治之今特高大其制改名高門作新以易舊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愚謂杜以土功不時之時爲土功之時下文從時之時爲隨時之時之時二句相連而一字兩用非撰詞之體而之自見其謬故愚稍用其語而改之使協于事理并使之成文

二十一年貶食省用務穡勸分

杜註云備儉也陸云

之作言解事去言二  
矣不應重言務穡林堯叟謂以服事諸夏  
稼穡爲務然矣外傳常註亦同  
云與諸夏同服王事陸云猶言以服事殷耳不  
必更言王事愚謂凡國之始封必命以同服王  
事雖時不然原其  
始而言之宜也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

興之弗可赦也已

杜云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棄必不

可不如赦楚勿與戰愚素以大司馬即司馬子魚陸亦以爲然又引史記宋世家以爲子魚之言晉語雖云文公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考世家猶在戰泓之後此爲子魚無疑固諫猶固請也弗可赦也已言違天舉事必將獲罪勿可赦宥也今味之則勿可赦也句固如陸所云與

鄙意雅合若云大司馬即子魚有未必然者子魚累見或稱名或稱字或稱官皆未有言大者此獨言大必有所別也若史記踈畧多矣豈可以爲據又何由而知固爲司馬在戰泓之後也世家內亦未曾言某年以固爲司馬固記事及之故在戰泓後耳故今從杜稱公孫固

**鼓以聲氣也**

杜云鼓以佐士卒之聲氣於文不順故從劉用熙云聲宣也宣倡士

卒之勇氣又金

鉦也用以節鼓

**戎事不邇女器**

杜云俘馘非近婦人之物陸曰

依杜云是以俘馘爲器與傳文乖矣郭定襄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器是也

**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杜註云名書于所臣之策屈膝

而臣事之則不可以二疏曰質形體也屈膝而屈膝委身體於地也愚謂此本強鑿質即質耳



晉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鹿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常註質贄也士贄以雉依

杜說則質讀

**辟不敏也**

杜云敏猶審也同盟然

如字非也

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陸云敏猶達也愚謂

陸不辨杜說之當否而改易一字於傳文無當

原杜之意以爲告則書名彼不以名告而書名

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亦不名以自辟其不審

之誤此與達字何涉愚謂既已同盟則史官應

知其名矣何不審之有蓋辟當作關傳以赴者

不達于禮而不以名赴故惡其違禮而辟除之

不書其名若未嘗與之同盟者耳此與文公七

年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同意猶云懲不恪

也書不共也杜於彼云此傳還自釋凡列之意

其解與此同亦誤蓋彼傳以爲不敏達於事不

及諸國會盟故辟之使若不與於會者陸改審

爲達是也而不求其  
不達之故思之淺矣  
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

子司空季子

杜云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五人者蓋賢而有大功然以愚考之

顛頡魏犢俱奸命於圍曹頡即就戮而犢亦被  
黜後犢亦未有勲績也雖或賢安見其有大功  
乎狐毛設旆于城濮以勝楚賈佗以公族致位  
大師初不在魏犢下也想五人從公子在一時  
而毛佗或稍後遂因而逸  
從者以爲不可謀於  
之耳乃妄以此斷何謬乎

桑下

杜註齊桓公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而不解其殺聞之者之意蓋緣桓公與秦共納

惠公不欲復納重耳尤忌其賢而以計留之故  
妻以女富以馬如周瑜之建策於孫權羈縻玄  
德者至孝公時諸侯皆叛壻又去益恨故從者  
謀行而姜氏恐露其計故殺婦以滅口傳中如

此而舊註不明者多矣姑舉其一於此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

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杜註云若遂以傅相在相字爲

句陸以爲當在夫子爲句愚謂句讀且無論當先解其義杜以反國句在若以相之句下故解相爲傅相以爲傅相於適國燕享之際耳殊不知古人文字錯綜多有倒句者若以相之相即上文相國之相耳夫子必反其國蓋必然者以爲帶句豈有傅相之善而遂能反國及得志諸侯乎史記中用句多有如此者

奉匭沃盥既而

博雅當自知之句絕亦自見

揮之

杜云揮湔也陸云揮非湔也疏曰蓋以濕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故怒愚讀之乃杜

省其文與疏本一意實非也陸亦不審矣蓋盥未畢故手尚濕而揮之以湔其衣則在方盥時

傳何用既而二字乎蓋盟畢而揮  
之使卻也以子圍妻故諸註皆謬

二十四年實紀綱之僕

杜云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

愚謂文公已君晉國人必有爲之用者傳又云  
樂邵爲之內主豈皆無人而皆秦卒任其門戶

之爭耶蓋但  
言其可任耳

弔二叔之不咸

杜註用馬融說云  
周公傷夏殷之叔

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鄰衆  
賈逵皆以二叔爲管蔡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

亂鄭玄郭定襄與陸貞山皆以爲然予獨主杜  
蓋管蔡流言作亂周公已殺管叔而蔡蔡叔此

時豈尚在封建之列乎孔註云按其封建之中  
方有管蔡豈有待其作亂始封建之乎良然况

流言者尚  
有霄叔耶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

於成周而作詩

杜解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闕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

族特作周公之樂歌夫傳明言穆公作詩而此云周公之樂歌者蓋詩小序云常棣燕兄弟也周公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馬外傳亦以為周公之詩而此獨云召穆公故陸以為所傳異耳考杜說本之常昭常云周文王之詩者周公旦所作其後周室既衰親親禮廢復脩作常棣之歌以親之蓋諸儒以此傳與詩序不同故強附而合之竊以為此類去古久遠固未必小序之為是而此傳之為非亦未必此傳之為是而小序之為非也今註傳始依本文解之與詩序不同缺之何害而必欲強合之耶故削其附會之說而直解之

棄嬖寵而用三

良

杜云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孔疏曰如杜此說則謂鄭伯尊賢與傳文尊賢乖異

蓋云能用三良是鄭伯之賢王當尊之其省視  
說爲得而乃以杜註省畧蓋惡斥其短耳

官具于汜

杜云省官司具器用是以省視對具  
字以具爲活字用非也蓋言省視則

備辦之意在其中以官司  
對器具而以省視貫之也

二十五年請隧

杜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  
此賈逵說韋昭曰隧六遂周禮

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外有六遂考周禮冢人  
以度爲丘隧則凡葬皆用隧傳中魯宋俱有隧  
正書云魯三郊三遂不獨天子有隧若謂王章  
蓋在六耳公未請六也二說皆未允難定故並  
存

王章也

杜訓章顯王者與諸侯異  
本鑿蓋章典也云王制耳

以壺飧從

徑餒而弗食

杜云徑行也於徑字句愚於從字  
句蓋言從即從行矣何須用徑字

右傳言角辨...  
乎且餒字亦無著二句  
文意亦不佳故爲改之

二十六年室如縣磬野無青草

杜云如而也時  
夏四月今之二

月野物未成故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  
食之物所以常恐陸云如之爲而雖傳紀多有  
於此自當依本字且服虔劉炫王學林諸家以  
爲如字當作似字訓磬國語作磬常昭註云府  
藏空虛但有模梁如縣磬也又禮記磬千句人  
疏援此傳文正作磬而下著王氏說亦云縣樂  
器之磬蓋磬磬古字通用則如常註無疑矣愚  
自幼讀此傳暗與常合但杜又云時夏四月今  
二月故室無資糧野無蔬菜殊未當而陸未及  
議竊謂以二月故室野如此則無國無歲不然  
春秋時無歲無國無兵何獨魯恐乎又何獨恐  
於此年乎計其時魯必有旱荒史佚之耳杜不

推而設

大師職之

杜云職主也大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劉用熙曰言周

之大師主之不必

專謂大公當矣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杜言鬻熊

祝融之十二世孫劉炫云自祝融自鬻熊其間有一千二百年何得止十二世乎孔疏雖爲曲

解終自難通以爲傳寫

誤今著其年不詳其世

二十八年曹人尸諸城上

杜云磔晉死人於城上愚以曹弱小何敢

磔其尸以取怒於晉蓋即以所死者陳於城上

則晉師自爲寒心矣且磔乃支解與尸字自別

蓋尸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其尸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杜云距躍超也曲踊跳躍也

勸也孔疏云距躍曲踊皆詳明但以百爲勸不

知所據以傷病之人不可爲六百跳故以意解



耳邵文莊公言百猶阡陌之陌雖未見必然而  
比訓百爲勦爲近理蓋躍踊之度大約如此古  
字百作陌又解距躍爲直

跳曲踊爲橫跳皆明切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杜云除懷惠呂卻愚謂非也使文公不得國則  
懷惠呂卻於晉未爲害也何用假年以除之公  
除害以得晉則享有晉國止耳於楚何與而使  
避之耶蓋成王以中原無伯故以其兵侵陵上  
國而其時弱小之受害區區在一晉耶或謂楚王  
問報已知其志大豈區區在一晉耶或謂楚王  
不應以已爲害爲言殊不知英雄方論天下大  
勢當不掩一己以自諱也成王知公必伯而不  
殺豈庸

背惠食言以亢其讐

杜云亢猶當也讐謂楚陸云亢蔽也

人哉

讐謂宋宋爲楚之讐外傳所謂未報楚惠而亢宋者是矣

楚子伏已而盥其

腦

杜云監噤也正義曰監之爲噤未見正訓蓋相傳焉然自古未有議之者予竊以爲必非

也監從且噤從口二字義絕不通不知何自而以噤訓正義明知其非而未有以易之下文云吾且柔之據考工註云得和煦之氣故柔使果捷而食之則何得共和煦而柔也子紀雖權詞以解亦須有因何遠理如此此事情亦近而可推蓋楚子使音侯於下以手捧持其腦而撲碎之官從詩上事靡監之監此監與周易幹蠱之蠱意義本通故正義於襄公二十九年王在靡監云監亦蠱也蠱是蠱之害物故爲不堅因也貞山乃以爲非顛達但能解於彼而不能通於此貞山於字義難解者每以爲古字通用於此本自通而乃二之抑不知何以也蓋皆泥於腦之將故必以噤爲訓觀周禮實統頭而言則監之義自明矣此說雖自予始之而竊謂必不

也。可易。吾且柔之矣。杜云腦所以柔物也。雖如此解而不明所以柔之之義。因

憶歸田錄人氣粉犀之說推考工記角本感腦故柔之義類解之一友云人食腦則陽痿而骨

弱復從杜以嘔訓監予幼聞諸腦敗陽今考之止猪羊腦也思子犯審見事宜權解公夢用和

煦意淺言之乃得彼說既鑿且污瀆其君太甚故不從而記之以存異焉。審子先長

將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歛犬華仲

前驅。杜云審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衛侯遂驅掩審子未備愚初讀之甚不

解以審子先入安喻國人公何用遂驅之以掩其未備乎且宛獲之盟國人既已安矣掩未備

不知其所備者何也况諸侯固應有先驅不待掩未備方有也既詳之蓋因衛侯不勝其怯害

之心故甯子先入欲護救其妾殺耳而長祥悞以爲使與之乘入故前驅者遂探衛侯意不待命殺叔使甯子不入可救止也若衛侯果驅之以掩未備則是承公命殺叔武矣公何枕之暇而哭之又使殺歛夫乎或云衛侯與元咺訟不勝何也曰衛侯素無害武叔之心則前驅必不敢自射殺之此實探衛侯平日之意故三子無詞以敵元咺而謂於此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則非悞也

### 大旆之左旃

杜云大旆旗名繫旒曰旆通帛曰旃據鄭云大旆則

不可繫於旒矣云旆之左旃則旃爲旆上之一物耳而杜止釋二字殊平文義且前於設二旆而退之杜註云旆大旗也何於此復曰繫旒乎故愚合二旆而通之詳見昭公十四年平丘傳

### 甯子職納橐籥焉

杜云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橐衣囊籥糜

也陸云橐以盛醴故曰橐醴甯子慮防醜毒故以餽食爲己職必不蕪及衣矣疏曰橐以盛衣亦可盛食宣二年傳爲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也竊謂甯子痛君幽囚慮其饑寒或蕪衣食亦不可知但就橐醴二字則必以橐盛醴耳若衣不言衣而言橐食不言器而言醴則非撰詞之體矣

三十二年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

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杜云卜偃開秦密謀故因柅聲以正衆心

陸云雍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卜偃無由得聞或當自以他術知之左氏好采異說此等奇恠猥多未容悉辨愚謂杜解固非矣而陸說亦未得春秋時巫卜每每有異其神恒與鬼通或文

公之靈憑之以告未可知也。晉之忠智秉政者多矣，乃不能知其密謀而使卜者知之乎？陸云：或以他術知之，益迂左氏好采奇怪。異說誠然，然亦未可槩謂必無也。

三十三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杜註：文公元年經書四月

葬僖公之薨，實以今年十一月拜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劉敞曰：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緩屬下句，杜以緩屬上句，非也。僖公以十二年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故欲遷僖公之薨於十一月，則除喪在二年十一月，而納幣爲十二月。乃與傳合，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句。無所繫乎讀劉說知元凱強經附傳甚矣。

文公元年，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

杜云：合古。

之道而失今事霸之禮故身執邑失陸云伐晉非善謀傳以爲苦故杜爲此說以護其失耳今

讀之良是

## 二年不登於明堂

杜云明堂祖廟也按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皆以祖廟與明

堂爲一故杜同之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宗廟別處孟子亦以明堂爲王者之堂非祖廟必矣蓋明堂中有祖廟豈可以祖廟訓明堂乎近世諸儒論之已詳故直去祖廟二字但以爲王者策功所以厭之也  
杜云厭猶損也晉人以非序德之所  
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  
愚謂以損訓厭遠而難解漢人每有厭勝之術當作壓既考韻書厭臨也此於我公以尊臨卑事理既切而勝之  
之義亦在其中矣

五年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

杜云

蓼與六皆臯陶後按十八年行父使大史克對宣公所稱八愷有庭堅杜以爲臯陶字孔疏謂本於鄭玄論語註不知鄭得之何書馬永卿曰若庭堅即臯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耳羅泌曰六臯陶之後蓼庭堅之後預說誤矣又按焦贛易林云龍降庭堅爲陶叔後封於蓼六福履綏厚然則庭堅者乃臯陶之子若孫耳貞山謂先漢去古未遠焦氏所傳宜得其真二國皆臯陶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爲其國之祖故文仲並舉之也愚以庭堅旣臯陶之子若孫則在堯舜之後矣八凱中何得有庭堅也又唐虞之時人皆以名稱無緣有字臯陶字庭堅則垂益禹之倫何皆無字豈臯陶字獨傳而餘皆不傳也諸儒皆各以所傳所聞言之皆



未足爲據獨馬永卿羅泌之說頗爲近似故姑從之但可知庭堅爲八凱之一必非臯陶亦非其後也此等所謂闕疑者耳

六年樹之風聲

杜云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陸謂樹立其風化聲教如杜

說則唯樹聲耳

著之話言

杜云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竊謂話亦言也何訓之以善

凡韻書皆訓爲善仍杜誤耳善之意實兼話言二字著之者必其善者耳

爲之律度

杜云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愚謂此皆以遺後而言治曆明時帝王首務於遺後嗣不切蓋度量權衡皆起於律故以律爲言耳

遭喪之禮以行

杜云聞晉侯

稱文子三思而行蓋言其臨事過於周詳非以聞晉侯疾故也劉炫謂聘使之法自須遭喪禮

而行若然則是常禮文子不須使求傳亦無庸  
記其事也劉說既謬而謂非因晉侯疾亦非蓋  
使他人使雖聞疾安知其必物故而求喪禮以  
行乎文子聞疾即求亦謂周詳矣若晉侯無疾  
而求喪禮以行不難必抒矣杜云抒除也陸以  
大迂而無當耶難必抒矣說文抒挹也不得  
為除當從服虔作紆紆緩也愚按班固兩部賦  
序抒下情劉向傳抒恩意王褒傳畧陳愚而抒  
忠韻會云抒引而泄之也今從

七年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杜云葛之能藟蔓繁  
滋者以本枝蔭蔭之

多陸云傳以葛藟喻公族本根喻公室也如杜  
說則是葛藟反藉本根之庇戾傳意矣愚謂若  
讀上文則陸說為是觀下交况園君乎句又是  
杜說為長蓋公族固為公室之枝葉然非其國

君親而撫之則枝葉亦不能茂矣此交相庇先

馬者也杜會其前後意而解之如此非謬也

先

茂將下軍杜云先茂士會逆公子雍還晉晉軍

軍右戎御猶在職此雖言御右而實以先茂既

逆雍又將下軍故也愚按傳上文云背先茂而

立靈公以禦秦師則非卒然變計矣且逆雍何

用車徒如此之衆乎此元凱以上文既云背先

茂下文先茂奔秦故遂以此強解耳故啖助曰

上言背先茂立靈公明茂在秦也次言先茂將下

軍是在晉也何其自相戾蓋先茂時雖爲下軍

將而身在秦故致誤耳趙子常曰茂既逆雍於

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

復奔秦理無可通傳誤明矣予竊以爲不然大

率古人行事與今人異有不可以世情推者如

翟僕居新里而助公戰華姪居公里而助華氏

如賈季殺陽處父奔狄而趙盾送其孥傳中如  
先蔑事亦比比有之且云蔑既在秦而下何云  
奔秦耶即在秦自留秦不返矣言奔秦則歸置  
可知蓋盾執國權又以正義禦秦先蔑何敢棄  
其職而不從之先蔑奉命以逆雍本無罪盾何  
得廢之而不使之將耶既勝秦後蔑自以所事  
不成難以事新君而奔故盾以士會爲無罪則  
先蔑亦何罪之有此將下軍乃在國爲國之義  
奔秦亦何事不終之故此何謀之有諸說亦見  
之不亦矣故既削杜註而於諸說亦皆無取

辟不敏也

見僖公二十三年

義而行之謂之德禮

杜云德正

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愚謂  
此卻缺以衛既服欲趙孟以德懷之引夏書數  
言意重於戒之用休句言九功亦只重一歌字  
耳其云義而行之云行賞罰合其宜也賞合其

宜則人樂而歌之下文無禮不樂言有善而不  
之賞則無禮而人不樂賞罰有章禮也此與財  
用之節生民之命何與乎卻缺意在綏懷諸侯  
而杜以富殖人民爲言缺欲施恩慶賞而杜以  
節財厚生爲言  
不大悖也乎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

杜云匡本衛邑

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

至於虎牢之竟

杜云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申鄭地陸

云似以致之衛耳然申至虎牢皆鄭地何緣乃以歸衛考服虔以爲致之於鄭劉炫從其說以規杜杜於上年云爲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云今并歸衛立文不明孔疏強解義終難通又劉

用熙曰公壻池者楚地名有公壻谿見定公五年此人蓋因地爲名非晉壻也愚讀傳文上云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衛事畢矣下文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中至於虎牢非衛事矣而陸云似致之衛何也蓋傳以申與虎牢皆鄭地則還鄭已明故不復言鄭况上年陸註已言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不言鄭其誤自見又考其時止有公子公孫何嘗有公壻之稱且十七年趙穿與公壻池爲質于鄭穿亦公壻也何穿不稱而池獨稱乎池封既衛田何申及虎牢皆鄭地乎蓋公壻池必以楚人奔晉晉取鄭田封之今今鄭歸匡于衛因思池封乃鄭地豈有使鄭歸人之侵地而不以已之所侵于鄭者歸之乎陸有疑而未決愚反覆詳味傳意并考諸說而斷之

如此

九年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

杜云陳師狼淵爲代鄭援也傳文明

言楚子親伐又無別師而杜云然者蓋以經書楚人伐鄭既註楚子不親伐故今以此師爲援欲與彼相合而實非也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彤

班

杜云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彤班獨受賞以前未有議其非者愚觀上傳文頗明而

杜註既與相反且于宋國之賞典大戾上云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下止言皇父之二子死不云穀甥牛父死也而杜云穀甥及牛父皆死既已誣矣假使穀甥牛父真死則必以其死事戰亡而賞之應重豈得因死而遂不及之乎蓋二人並無死皇父之二子死耳即其二子死亦

應有賞傳不及載而止以名彤班爲有據故舉  
之以爲徵耳後皇父之後世任于宋其賞可知  
此杜乃曲解以誤傳文謬戾如此

晉之滅潞也

而劉炫之徒亦未有規焉何居

在宣十

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

魯桓之十

六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

杜云榮如焚如

之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

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陸考

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

世家云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

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

長翟三文皆同案惠之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

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爲襄

公蓋傳寫之誤杜因有是說失之不考也愚以



陸所考有據可信故敢削杜說而正其誤

十二年寡君敢辭王

杜云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王趙子常曰聘義云以圭

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然則聘禮終當還王而秦人必欲致之故襄仲以禮辭之非不欲與秦人爲好也陸是其說愚按聘義重禮輕財固矣然使聘而自宜還王則秦使者何爲違禮而心致之魯乎若爾則西乞術不知禮甚矣襄仲何緣以君子與之蓋聘終則還王禮之常今於聘禮方行而襄仲辭之是不欲與秦爲好也緣此時晉主夏盟魯事晉方謹術言將伐晉故襄仲畏晉而拒之埋必然矣杜註大省畧陸亦好用異說以短杜而不考其細故從杜而加詳焉且聘以圭璋以爲信自當還之故術云以爲猶節所謂輕財重義亦未

盡其  
義也

十三年繞朝贈之以策

杜云策馬櫪臨別授之示已所策以展情劉勰

文心雕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其旨蓋以爲書策也孔疏引服虔解亦如此陸用諸說以正杜愚謂陸於群書爲博故每引他說以爲傳解多有未的然者而杜亦未明朝意蓋朝知士會有歸志與秦伯言留之而不克故贈之以策使之策馬以歸示已已知其情也故曰子無謂秦無人若劉勰文士一時之見詎可據之以爲傳解耶

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杜云執訊通信問之官爲書與宣子陸云執訊者執其通問之人而與之書也詩云執訊獲醜事雖不同文足相比愚謂詩之執訊固不可與此相比而其說亦謬蓋此時晉爲盟主而鄭以小國事之豈敢執其通問之人乎

鹿死不擇音

若然則禍不旋踵矣豈有此乎  
杜註音所誅廢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陸云以音爲廢未之前闕案服虔解云鹿得美草吻吻相呼困迫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矣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註云野獸蹠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意與此同蓋杜泥于下文鋌而走險之語遂生此說今按陸所援引明當  
而走險意何能擇  
杜註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蔭于楚如鹿赴險陸云詳子家此書未見有從楚之意下文云荆悉救賦以待儉者正謂如鹿走險欲一聞以死不暇擇音

而鳴之惡耳鋌字書作𧔒鹿疾走貌愚謂杜解固非矣然必有人迫之而后疾走也上文無自而竟以疾走爲言文不順矣况鋌本從金必利器也以難解而改作𧔒強矣今考鋌銅鐵朴也蓋語意以鋌鋌鹿而後鹿走險耳其義窮奇杜甚明故敢用陸說并參以己意而改之

**窮奇**杜註

其行窮其好奇陸引戴章甫曰據山海經神異經呂氏春秋諸書所紀則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俱獸名蓋四凶之號皆取義于惡獸杜考之未詳乃以字義釋之非也今按宋俞成所註叢說亦有此論然服虔解**投諸四裔**杜云裔遠也久已如此則衆說皆同

**投諸四裔**

杜云裔遠也久明考說文裔衣裾也徐誥曰裾衣邊也故謂四裔傳

中言裔夷裔子裔胄之類義皆視此

**宣公二年文馬百駟**

杜註畫馬爲文四百疋說文引此傳作駟馬亦云畫

馬也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為可愛重若畫馬為文乃是常馬耳何足貴乎其說

長宦三年矣杜云宦學也此仍曲禮宦學事師

藝夫士人為學皆將用世非宦乎經藝官職皆其學豈有二之各專學焉者此宦必曰宦宦女

之宦故從越語范蠡官吳之解解焉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

夫杜云盾以其故官與屏季使為哀之適陸云以其故族者謂將領其族人非官屬也愚以

嫡子為宗宜統族人故以屬之

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杜云禹之世陸云傳言夏之方有德不必是禹

禹之鑄鼎事不經見墨子云夏后開命大庶鑄鼎於昆吾灼龜得逢逢白雲之兆未知其審愚

謂方字當在

禹世無疑

螭魅罔兩杜云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陸據魯語

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

故以杜誤愚以怪物難定兩存之

以是爲而子

杜云以蘭爲女子名愚謂蓋以蘭之

秀美付畀之耳而必曰名斯固矣

四年以貫笠轂

杜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

轂正義曰服虔云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

禦矢也一日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慢輪謂

之笠轂杜以彼爲不安故改之而爲此說亦以

意言差於人情爲近今姑依杜而並存之於此

以示不絕異說

六年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杜註殪盡也貫猶習也劉炫云秦誓商罪

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又韞非子云恐其以我滿貫亦此意蓋以繩穿物謂之貫言其惡之多如物之滿於貫也殪殺也杜皆非

# 八年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杜云舒蓼二國名

國名者蓋傳寫誤當云一國名釋例有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后復故今楚更滅之羅泌曰蓼與舒蓼別舒蓼臯陶之後假姓若舒自爲一國傳之三年爲徐所滅矣預既妄分舒蓼爲二國名孔氏遂以爲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憶說也今按羅說爲允孔又以群舒爲一種尤謬群舒者允言群蠻通衆舒而爲言舒蓼舒庸舒鳩皆其屬舒與蓼二國皆前滅不在群舒之內蓋杜考之不詳而孔左右其短耳

# 十二年夷於九縣

杜註云滅九國以爲縣願得

六蓼庸然又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國故諸儒辨說紛紛楊用脩以九爲陽數之極凡稱九者皆極言之其說尤謬愚謂楚滅國雖十一或以二小國併爲一縣亦不可知若必滅一國爲一縣楚亦固矣滅國設縣豈無分併於其間乎且此尤不足辨上文云繳福於四君不泯其社稷使得事君夷於九縣則望其存而不滅之若以滅國爲比不大戾上意耶時楚有九縣願得比之自言服事荼誼如其縣邑耳豈復追記滅國乎徒屑屑以解九縣而不尋其意特執甚

## 軍行右轅左追奪

杜云在車之右者轅轅爲戰備在車之左者追奪

草爲宿備前未有議者愚以爲非也蓋楚五分其軍爲前後左右與中而使之各有所任耳如





以凶也

杜云水遇天塞不得整派則竭涸也陸云此傳義頗難曉尋其語脉當讀有律

爲句以如已也故曰律又自爲句杜以故曰律三字屬下既非又專論掛象而不言事理此其

救耳愚詳讀傳文誠如陸所云聽而無上衆誰

適從

註云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陸云同括有言在楚師北轅之

後此時未也且伍參獨言先穀不仁何嘗及二子乎蓋謂林父之將令不行軍衆欲稟聽進止

而無上令不知所從也此闕其君之戎分爲二

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杜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兩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古今未有議之者竊

謂上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註云十五乘爲一廣而傳云廣有一卒則所謂百人者將分屬于十五乘耶抑別有百人耶又云司馬法十五乘爲大偏而傳云卒偏之兩則既云廣又云偏而二十五人亦何所懸乎於文理俱不通矣蓋以下文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與司馬法十五乘爲偏之制同而此偏字又即十五乘爲偏之偏字故強以此解而不尋其文意耳愚合後段觀之則廣兵車名楚王即以名其親兵以其兵分爲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每車用百人故曰廣有一卒其云偏者蓋車之半耳又五十人曰偏以百人四分之一爲承副則逸多勞少自精專無廢事矣傳文太高簡難解舊註復謾焉益難通耳

楚許伯御樂伯攝

叔爲右以致晉師

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楚之君臣初無必戰之意起於晉之以鈍車逆  
趙旃而潘黨望塵之誤耳何爲而用以疑群帥

耶此蓋三子各逞其伎以示

武於敵耳觀之下文可見

兩馬掉鞅而還

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疏云兩古字作擗邵文

莊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蓋驟馬折旋則

其鞅必掉而示閒暇之意在其中陸似從邵說

愚詳味之非也左既射以敢御下不兩馬何所

爲乎衛下鐘馬而左于此時

乃代鞅而掉鞅爲閒暇耳楚人憇之脫扃少

進馬還又憇之拔旃技術乃出顧曰吾不如大

國之數奔也

杜註憇教也陸云憇毒也此謂憇

教人之語故以意解之耳說文引此傳作岸

舉也引黃穎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也其義良

是疑今文作慧者誤愚謂以慧爲教者固謬而  
以爲舉者尤謬夫兩敵交戰既勝而乘敵之困  
執俘獻敵其常也豈有敵車既陷而顧教之使  
脫乎教之已過况從而舉之乎教之舉之一爲  
已甚豈有見其馬旋而復教之乎脫旣按旆投  
衡凡在車者皆能何晉人獨愚而待楚人之教  
耶若果爾則晉人方荷德無量豈敢復以數奔  
戲之此寧不激楚人之怒以授之首乎此楚人  
之仁過於宋襄而晉人騷痴不解事之甚矣古  
今寧有是耶蓋楚人見晉隊不能進即慧毒而  
殺害之故晉人脫旣以免馬旋楚又欲害之晉  
人按旆投衡乃出旣出而乃敢云吾軍止此偶  
敗耳非如大國之數奔也此于事理甚明並無  
教人語也杜仍漢儒之謬相因以爲固然而不  
求之心并合之事理人情以訛傳訛更千載而  
未之正也或有以郤至見楚子免胄趨風謂古

者軍禮亦有是者殊不知卻至見敵國之君故  
敦盡臣禮然亦惟至能之而樂書亦以此爲諧  
此二軍相遇非有君臣之分而楚何卻至之多  
耶且傳于宋之狂狡倒戟而出鄭人以爲失禮  
遠命此楚之教晉與狂  
狡何異而傳不以譏乎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杜云以我

比其鄙邑是與亡國同考呂氏春秋說此事云  
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鄙野也齊誘註  
謂以宋爲鄙邑與杜說同真山以爲當作鄙薄  
之意昭十六年傳夫猶鄙我註云鄙賤是也尚  
書反鄙我周邦愚謂此當從杜無疑下云亡也  
可見陸多引他書爲証而意自不同亦好異之  
也

過於是有庭實旅百

杜云主人亦設選豆百品  
陳于庭以答賓劉炫曰莊

二十二年庭實旅百杜云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此聘而獻物亦實百品于庭非謂主人也

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嘉貨

杜云容貌威儀容顏采章

車服衣章嘉淑令辭稱讚嘉貨命案幣帛言往恭則來報亦備劉焯曰仲孫勸君行聘惟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見報而言此乎此言爲至當且於上文尤順

十五年使華元夜入楚師

杜云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

將左右謂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因以自通愚謂此杜以兵法曲解於此而實非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貴謀示整春秋時兩敵相持而信使往來者多矣何皆不用而獨華元於此用之乎時楚師久駐宋郊而元以國相至其師則楚必爲求成請服自

應納之何待如兵法所云乎且其時俱以國人  
爲兵何鄉人非鄉人之有其云左右謂者與門  
者舍人之稱皆戰國以後之官名非春秋時事  
也不知杜何意而乃以此爲解其登床切盟之  
意畧不爲  
言尤踈矣

成公二年桀石以投人

杜云桀擔也竊謂以擔

以大將入敵國軍而擔負石者乎考韻書古字  
桀與磔通用蓋恃其多力用大石桀而碎之以  
投人

紀虜王磬

杜云虜王虜與磬皆滅紀所得  
正義又謂虜與磬皆王恩謂虜

言紀而不言王則非王可知考周禮有虜人本  
瓦器又考古博古二圖所載虜皆銅器古人器  
自有所以爲重者不皆王  
也王磬自應齊物非紀也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



之宜而布其利

杜云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陸云物猶後傳物土方之物物相也

蓋云相土之所宜使之或南或東也杜誠非矣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

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杜註言完盛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

命丘光庭曰言幸而戰勝亦當從晉命況不幸而敗不敢不服劉炫亦然愚謂杜說於背城借

一意不用

屬果謬用蜃炭

杜云燒蜃爲炭以瘞壙劉炫以爲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也按

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閭壙之蜃鄭註以蜃禦濕也不言燒蜃爲炭又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則灰炭二者不同孔頴謂炭亦灰之類非也愚謂堊用炭此其常也不得爲厚傳何用舉之鄭註雖不言燒蜃爲炭要其用時自燒之註何須及此且用以禦濕非炭不可則燒炭

不必言矣炭與灰本一類而亦自別今如時俗  
凡燒物存性者爲炭燒過者爲灰傳言蜃炭焉  
知非燒蜃存性者乎吾知免矣杜云知不益已禍愚謂非  
也蓋言以已度變必免于

患耳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

杜云與魯異姓愚謂此  
蓋以夷狄待楚非關姓

也若齊桓亦異  
姓何能守魯乎

六年其惡易覲

杜云惡疾覲成也陸云下文  
有汾澮以流其惡註以惡爲垢

穢與此字同訓異良所未曉愚據獻子說流澮  
重臆之疾猶在墊隘之後不應于此處云其疾  
易成又按爾雅訓覲爲見其惡  
易覲言水淺故垢穢易見耳

民愁則墊隘杜註

本傳言甌南言甌南  
云墊隘羸困也陸云傳中屢言墊隘柱之註釋  
各殊此年言羸困寢九年猶委頓二十五年慮  
水雨三者皆非正訓按說文引此傳曰墊下也  
尚書下民昏墊註溺也昭三年傳淑隘註隘小  
也孔疏言地之下濕狹隘者是矣或言此傳文  
有誤宜作易觀則墊隘墊隘則民愁於文理焉  
順皆從之

七年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

杜引司馬法百

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  
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習之陸  
謂若如所言是卒大千兩傳文當云卒之一兩  
不當云兩之一卒舍偏兩之一馬此語亦難曉  
孔疏亦云左丘明爲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  
有誤文愚亦素疑此陸辨兩之卒句杜雖巧詞

不能答矣其下句如杜解當云偏兩皆一此云偏兩之一則偏兩中之一矣誠難解也且于適言人不言車於留言車乃及人左氏遺文必不如此今順文觀之則所謂兩者即一車耳車中每事皆兩即詩所謂百兩孟子所謂三百兩之兩非二十五人爲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蓋車之半邊爲偏則每車有二偏各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非偏兩之一而何蓋杜徒泥于爲兩爲偏之制而不尋文義事理苟以釋其字面馬耳其成辭也亦虛矣

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杜云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

文王能遠用善人不助語陸以詩傳云遐何通言其必作人也良然

夫狡焉至惟

或思或縱也

杜於狡馬爲句於下註云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

唯此爲命此文強而意不暢陸以狡馬與下爲一句而下註云有思啓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得兼并以成大國此於上下意皆會而明矣

十年不食新矣

杜註言公不得及食新麥陸云食新泛言豈必新麥然下文明

言新麥且時舉其大者必麥也

居育之上膏之下

杜云育馬也心下爲膏正

義曰此賈逵之說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爲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爲膏雖疑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亦曰膏內則云小切狼臠膏則此膏爲連心脂膏也獨劉炫以爲惟釋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作膏以易傳文以規杜之失愚初讀之茫不知所謂繼

考素問刺禁論云鬲育之上中有父母揚上善說云心下鬲上爲育心爲陽父也肺爲陰母也於是始覺有緒舊聞豬臟與人相類有一友曾親諦觀豬臟爲言心鬲之處方憶膈者隔也自鬲以上皆心肺清潔之屬自鬲以下皆腸胃汚濁之屬故晉人言酒之美惡有鬲上鬲下之分則心在上鬲在下固矣而心下有微脂爲膏鬲上有薄膜爲育也蓋以醫家凡用針灸藥石必以經絡穴道常某腑某臟而治之二豎居心鬲之上下猶有育與膏之係而居膏育之上下則于腑臟器無所係爲至虛之處非經絡穴道所關以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也既明膏育二字之實則諸儒脂膏之辨與劉炫之失不攻自破矣元凱以鬲釋育固有少間而諸韻書釋育字皆云心上鬲下其說舛差謬以誤後人尤可恨也或難云心之下有脂爲膏固矣而

子云鬲之上有膜爲育何所據乎予曰據素問曰鬲育則明云鬲之育也鬲之育非其膜而何其痺論又云皮膚之中分物之間熏於育膜註云育膜謂五臟之間鬲中膜也則正與心下之微脂相對益明矣竊謂膏育二字今辨之始明醫緩猶不能治而世醫謾點膏育穴不知何以也

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杜註言叔申爲

忠不得其人還害身陸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効忠不見信于君適以自害耳今既非其人句語意還指叔申言若指鄭伯則遣字不當如此矣

十二年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杜云舉詩之正以駁亂義

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腹心陸謂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曰及其

亂也畧其武夫以爲己腹心服肱爪牙即繼之  
以此詩則所謂公侯腹心者非治世之美詞美  
古人引詩大率斷章取義杜亦嘗云春秋傳引  
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此乃獨謂舉詩之正以駁  
亂義得無與前指異乎愚謂陸此說固善然讀  
傳文自覺杜說之謬矣故參用愚意而詳焉

###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

杜註養威儀以致福孔  
疏云往適於福陸深取

之又引顏師古註漢書律歷志援此傳謂之往  
也往就福也又云將身向福其義爲長愚深不  
然夫君子善其威儀以定命也豈徒以求福乎  
若如諸說則君子之微福甚矣其爲威儀也必  
不令惟杜註近理較勝諸說而於養之字義猶  
未明云養之以福猶云養之以德耳福因德而  
自致此天人相因之義在悟其旨而會解  
之耳惜貞山之情雅而乃有戾乎此也

使呂



又信言角 矣言二

乃

相絕秦曰

杜云蓋口宣晉侯命予謂非此必詒書與秦傳文簡不及詳耳所詒委曲

詳贍自成一文其為書明矣若呂相口宣何其敏給如此且秦國群臣多矣何皆鉗口塞聰而

任其逞辨重誣耶皆非事情

白狄及君之同州君之仇讎而

我之昏姻也

杜云季隗厲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陸云春秋

經傳中書赤狄白狄皆標其號文公所奔之狄傳不言赤白此杜臆說耳孔疏曰未必晉於白

狄別無昏姻是矣杜註本鑿

○十四年不許將亡

杜云遠大國必見伐

故亡是何不審事情而言之易也蓋先世宗卿其殖根固矣又有伯國之助是內外合而能構

禍春秋之稱

權衡云稱權衡言書法之有權衡愚謂言其善可稱耳

十六年致死以補其闕

杜註闕死者拘矣陸謂軍國之事有所闕乏於

義焉

奸時以動

杜註禮以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於時事不切陸謂是時

當晉國無象而楚以利車與自起謀輅之余從之

乘而俘以下

杜註欲遣輕兵車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陸云言

謀則非輕兵矣蓋兵交必有謀在其間所以觀候形勢過謂杜以輕兵解謀固非矣然謀以規敗鄭在或車車奔走何形勢之須規乎謀固所以規敵獨不可用之以輕兵乎蓋欲使

憂猶未

耳杜註再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

予未息夫舍其君幾大子弑而以從子臧為言

四三

日殖齋梓

其謬甚矣于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杜云偽如於是作亂

豹因奔齊愚按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宿宗庚婦人私爲食而宿焉後歸婦人見子豎牛又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至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豹實先在齊矣僑如始往故服虔以爲豹已在齊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晉自國佐爲魯請逆正義強欲宗杜乃云前經在齊非復魯臣聲伯安得專使叛逆之臣魯人更無可使者而崎嶇艱難以使他國之人也愚謂服虔之說良是豹避兄亂而奔何罪之有其賢之聞於國聲伯使之順而便且豹初如齊婦人未有子也縱有子必未能奉雉也豹必在齊數年而豎牛能長大又豹在齊既娶而生二子亦豈一二年事乎此必先奔齊無疑傳逸之耳若豹因使不復命奔齊而使地

復命則爲罪甚矣豈豹之賢而爲之使果奔則傳必因言使而言奔矣杜欲自黨其說乃云豹於襄公始見經傳召豹爲奉君命無私杜云不言其終蓋強以自飾焉耳

請邑謀國家不貳杜云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

君杜云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愚謂三句詞雖異而意實一也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何

用如此分析且四日不食之事范文子庸有未知只據其力辭邑以請李孫其意甚明

十七年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閼杜云蒙衣亦爲婦人

相冒陸云蒙衣者爲婦人服以自蒙冒也此云相冒文亦小誤愚以杜爲相冒使人不見若如

陸則傳文應云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蒙衣與婦人矣

左傳主解薛吳天卷之十一 四直齊辛

違兵

杜云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徧助據晉語常昭註遠

兵者能遠其兵難卒存趙氏今未可脅以弑君其說是矣

十八年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

之宮

杜云內宮夫人宮伏兵內宮恐不勝竊謂佐以人臣而身入內宮豈有徒黨以相拒

而恐其不勝耶且既云伏兵又何逃耶蓋齊靈公密誘佐入宮而殺之其衛從之師倉卒不知謀乃逃入耳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杜註宋常事晉何爲顧有此患

難陸云宋平日事晉何爲哉正望其恤我耳其意尤明

襄公二年非異人任寡人也

杜言楚子任此患不爲他人蓋在已

任作壬任字句絕或作人字句絕愚謂上文以鄭故親集失於目即爲成公矣又云非爲異人任不亦贅乎若然成公與鄭自爲二也蓋成公謂楚王爲鄭受辱故自任之以報德耳故下文云云此雖前人文云云此雖前人文未及可以理推也

**官命未改**  
杜云成公未葬嗣君未及可以理推也

改孔疏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也未葬則皆因舊事故言官命未改陸云官命猶言公命耳古今人稱公爲官其常也非建官命臣之命愚按陸說甚明杜謂未葬未免喪亦以成其既葬除服之謬耳且建官命臣乃新君即位施於國內者此外敵兵爭宜以時制豈可以此爲例乎

**三年請歸死於司寇**

杜云致尸于司寇使戮之愚謂此說大鑿絳方自裁

以司寇主刑  
故以爲詞耳

#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杜云肆夏曲樂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

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  
一曰渠此因曾語金奏肆夏繁遏渠而帝昭之  
註如此也劉炫曰杜解不甚愜當何則此上文  
言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  
鳴之三即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一  
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二繁遏渠是其  
二若繁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陸謂炫說是  
也又鄭玄周禮註亦引呂叔玉說三夏者肆夏  
是一繁遏是二渠是三愚細觀之皆有未安者  
按周禮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  
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陂  
夏九曰騶夏而九夏各有所宜奏未見有三夏

之名亦未見其爲天子所以享元侯者又文王之三則是文王而大明而綿鹿鳴之三則是鹿鳴而四牡而皇皇者華其始終皆自爲篇快此肆夏之三則前去其一而後去其五非樂全矣若呂叔玉則以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篇快固成而爲三矣然三百篇之詩名各自其首章首句一二字爲之者間有槩取其意義而名之者若勺若賚之類亦卽以爲篇名矣果如王說何序詩者不卽以肆夏名時邁繁遏名執競渠名思文乎今詩以時邁執競思文爲篇何得強以肆夏繁遏渠名之也且以肆夏名時邁猶可至以繁遏名執競以渠名思文則尤強矣故先儒亦以爲譏要之三夏必自有三夏之樂章樂崩詩逸無由而考故常昭以九夏中有肆夏則斷以肆夏之下二章而爲三叔玉以時邁篇有肆夏二字則續以執競思文而爲三



復強名之以足其數耳今據傳文三夏則其後二篇皆以夏名似帝說爲近然周禮載杜子春註云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則奏納夏則與本傳所云天子享元侯者大別矣又三夏重名繁遏渠則其餘六夏亦應有重名何皆無也若呂叔玉所定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其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皆言周之令德獲景福于天天子以此享元侯明祖德之光大以啓其威懷之心意與樂協而三篇又自成帙故姑從之而復

### 靡奔有鬲氏

杜云

靡夏遺臣事羿者真西山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忠于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篡賊者哉然哀元年傳則云羿既篡夏相奔二斟

泥用師伐二斟以滅相則靡是時果何事乎此云家象既殺羿而靡方奔有鬲則靡或自栢亡而往事羿也計靡固忠于夏室或冀羿猶能復夏而事之耶或以羿好田多彘易圖故姑事焉而欲乘其隙以圖之耶有不可縣斷者西山之說徒愛護賢者而未必其實故闕之以傳疑焉

### 五年成允成功

杜云逸書也愚按此虞書大禹謨之文杜時未見古文尚書故

爲逸書又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亦云今尚書泰誓無此文昭公七年孔成子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杜引外傳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是杜亦未見泰誓有此文也蓋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所註尚書惟二十八篇古文尚書尚未列於學宮杜氏在晉之先未見其本及渡江元帝時梅願始獻孔安國所註古文尚書其文始

備先儒或以爲僞辯論頗多今杜  
所云逸書皆從今尚書篇名釋之

六年司武而格於朝難以勝矣

杜云言其懦弱不足

矣陸云不堪其司武之任爲當

子罕善之如初

杜云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

以得安服震云子罕初欲逐樂轡以正國法及轡射其門乃復善之如初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也陸謂此論優於杜矣愚以爲不然轡以子罕言已於君而逐之故以此志其忿子罕善之於其奔後若趙盾之於季賈等耳其雅量可知且其待轡已出亡矣何吐剛之有然杜言亦不得其情也

七年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

委蛇必折

杜云委蛇順貌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從順也衡橫也橫不順

道必毀折陸云既言衡而委蛇則委蛇之義無從與綱不得專言順矣鄭箋云委蛇自得之貌故愚爲之解曰順道而自得則可以以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杜云匪彼也行邁謀謀于

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邁從詩鄭箋云匪非也言不行而坐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杜於文義倒而不順不如鄭箋之明當也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齒內火

杜註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成之月大火星伏

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陸云此  
獨於鶉火言見大火言伏於義未盡漢書五行  
志說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  
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  
民疾據此是二火俱有出內也劉用熙曰食于  
心食于味者猶食邑之食謂封火正於火之分  
野使掌出內之正令非謂死而配食也愚以二  
說誠長且火正而冠以古則當火正之身矣何  
配食之有云以出內火則必非既死之後始往  
矣又其下云火正劉伯居商丘更明也

### 而筮之遇艮之八

杜吉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  
筮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

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陸引劉禹錫稱董  
生之說曰揲著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  
八爲少少爲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  
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

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  
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  
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卽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  
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  
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遇  
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  
悅于妾耳而杜元凱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  
之云非也據貞山之說爲有理繼觀朱子之說  
亦如此竟爻以發所未發今按周易筮儀則有  
大不則者云六爻不變則占本卦之彖辭一爻  
變則占本卦之變爻二爻變則占本卦之二變  
爻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  
彖辭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  
主五爻變則占之卦不變爻六爻變則乾坤占  
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則貞山所引劉禹錫之  
言乃筮蓍之常其下文所云與筮儀不同筮儀

又朱子所定何自異其說也。想即連山歸藏之筮法亦不可知。如周易之用占則是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矣。豈所謂艮其腓不極其隨者乎。故疏云周易以變爻爲占。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用變爻也。連山歸藏以不變爻爲占。占七八之爻也。此亦自艮之隨爲言耳。二易並亡。不知實然與否。世有歸藏之易。乃僞妄之書。非真。殷易也。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爲用。連山爲用。歸藏所云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爲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二儒相傳如此。先儒爲此言。意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在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皆非周易也。愚按疏所云。皆曲而當矣。且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其事甚重。魯豈得獨舍二易乎。則元凱所註當得其

似而晦翁貞山之說失之畧矣但不知筮儀定於何時春秋時同之否愚故自有一說以先儒未有同者故敢附之此以求正於博雅說云艮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隨震下兌上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淫於僑如之穢史以國母難言之故隱而祭云之隨爲速出之象不言用爻似以彖辭元亨利貞无咎姜自以已行不誠非隨之義故言隨以四德備而後无咎詳引四德之善不可誣妄得之已行皆與四德相契故必凶傳言穆姜辨而不德其上文不言艮之隨而言艮之八者欲言隨之用爻立文不得不用也

爾以先君之祧處之

杜云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

及衛冠于

成公之廟

杜云成公今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愚據祭法云遠廟爲祧天子有二祧



禮記卷之九十一 祭義第九十一 三十一

鄭玄云祧之為言超也超上意也諸侯無祧聘

禮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註云天子七

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廟也是亦廟

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彼以始

祖之廟故為祧耳此說已相仍千年莫有議者

至宋魏了翁始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為義祧

即廟耳非親盡也自鄭康成以超訓祧後世皆

承其誤貞山深主魏說以傳中所註祧為遠祖

皆謬愚疑不決思之累年考諸書皆以祧為遠

祖廟無有為魏說者然此衛成公於獻公為曾

祖非親盡也何得為祧又昭公元年鄭子羽曰

其敢愛豐氏之祧而豐氏僅大夫兩世何遠阻

之有則祧為超之義也益可疑又考周禮大宗

伯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後又云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夫守

祧則奄八人而不言廟又云每廟女祧二人奚

四人則祧不在廟數明矣下云廟則有司脩除之蓋致其詳敬之意祧則令守祧黜陟之耳爾雅云地謂之黜墻謂之聖地與墻非廟之兆域而何又晉張融以爲祭法所言皆衰世之制元吳幼清亦云祭法不可盡信於是始敢斷主了翁之說而知康成之非因思其名義亦謬其所名祧者謂文武二世室夫文武二王以功德爲百世不毀之主因而藏遷主於中乃舍文武不毀之義以爲名而反因遷主以名之失其本矣其云諸侯無祧不敢僭上禮也而名始祖之廟爲祧非僭乎其諸侯始祖廟亦應以大廟世室爲名以示常尊不應以因藏遠主而名之也既曰諸侯無祧則大夫可知杜氏又安得以豐氏之祧稱遠祖也又以超訓祧字義迂遠無當從此從示爲祧本切而當矣蓋謂規畫則祧固然而以祧名廟必不然康成每爲遷就之說以信

其誣而益見其謬周禮明以禘與廟分言而鄭乃云互言之其強解而牽合也甚矣杜以成公非遠祖乃曰從衛所處何行冠禮而徇人以苟簡如此乎孔疏亦覺鄭說之謬曰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禘又云豐氏無遠祖廟良是或君賜得立穆公廟然記曰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公廟設于家豈禮歟况穆公於豐氏亦未可稱遠也蓋古人或曰宗廟或曰宗祊或曰宗祊或曰宗祧意各有爲而自以所重爲言耳讀者少求之心當自得之竊謂康成博稽群籍爲漢儒宗偶以一慮之失遂成千載之訛幸經了翁大儒一訂其失而未有闡明其義者愚何人而敢僭辨於此

乎信者言之瑞也

杜云瑞符也竊謂符者取其兩相合耳信則符矣何重言

之蓋以信爲言語中之祥瑞者耳

輸積聚以貸

杜云輸盡也竊謂輸文從車於

盡字無當且下文云苟有積者盡出之於文不  
宜疊蓋輸爲委輸之輸晉國大矣所當貸者必  
使之皆至絳都則大勞擾故以車輦運其物於  
當貸之地分積聚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則  
民安堵而德自遍此亦  
振貸之首務而杜畧之

十年請以桑林

杜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按呂氏春秋武王使召伯與微子盟

云相奉桑林高誘註亦以爲樂名陸以莊子有桑林之舞故謂即下文舞師題以旌夏者是也愚觀傳文云請以桑林偃句曰宋魯於是觀則其爲樂名也必矣夏旌蓋桑林樂中之舞以夏旌爲標

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杜註以退楚今

識耳  
讀傳文非也故從劉

牲用備具  
杜云生爲王備犧牲共祭祀愚

觀傳文云牲用明爲二事杜獨言犧牲頗誤且平王東遷豈止須犧牲以供祭祀而別無他物爲用耶

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

杜云駢旄赤牛也陸云駢赤牛

旄旄牛也山海經曰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爾雅有獵牛郭璞註曰旄牛也愚謂旄牛即如山海經所載必不常有之物豈得用之以爲盟乎平王東遷周室多難何必求異物而用之又莊子有犛牛註云旄牛也又云其大若垂天之雲想即山海經所載要之皆異物縱使有之豈能必其駢乎疏云旄尾也共旄旗之用故其字從旄旗者旄旗行而從風偃也於義迂矣今考韻書獵牛牡也是即詩所云駢牡耳凡有事用牲皆牡此無疑也

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

杜云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愚幼即知

魯頌有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之說矣今更考之良是但以淺言之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公以大勲勞而封於曲阜得賜天子禮樂豈得爲次國而止二軍耶杜因作之一字遂不考而云二軍謬矣正義不然不舍杜云三家盟詛之詩傳其說多不載本言愚讀傳文蓋言三家本謀如是非盟詛也

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

杜云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

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王若虛曰窀穸字從穴蓋塚壙之稱杜以爲長夜未曉其說毛光亦曰窀穸墓穴也今按說文釋窀穸字云葬之厚夕其語本難通竊以杜意以春秋祭于廟有諡墓穴無諡故訓爲長夜作虛語用之今韻書皆仍其謬蓋古人既葬而謀諡故以窀穸爲言耳

襄公十四年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

于瓜州

杜云四岳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陸云此註以昭公九年傳景王責晉之辭

爲據然彼文云先王居檇杙于四裔故允姓之  
姦居于瓜州則其處此土舊矣非秦人所逐又  
云惠公始誘以來使入我郊甸杜謂即僖二十  
二年陸渾之戎遷伊川者是矣今此姜戎自居  
晉南鄙非其族類也蓋當時晉人所遷或非一  
種其所處亦非一地謂姜姓別爲允姓豈其然  
乎王符潛夫論羅泌路史皆以陸渾之戎爲姜  
姓亦非也愚謂陸於此考檢精矣故從之去下

子叔齊

杜云齊子叔老字也陸云叔老公孫嬰齊之子不應以父名爲字齊

是其諡諡法執心克莊曰齊愚謂父名不可以  
爲字獨不可以爲諡乎失之矣當是二名不偏

諱耳穆子賦匏有苦葉

杜註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魯語

載此事云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陸以杜爲此解而不取彼義爲非愚謂穆子賦苦匏之意本在厲揭叔向取苦匏不材之義以令衆未必爲穆子之本

郢人執之

杜云公徒曰敗散還

意也其不取要爲得之故爲公執之劉用熙曰公雖居郢郢人反執公徒言公失民也今讀傳文與當時時勢劉說爲長

無告無罪

杜云時姜在國不使以無罪告愚謂以無罪告于宗廟何益于公何

害于姜而阻之乎蓋自議論之云耳古今人多有如此者人情不遠可推

官師相規

杜註官師大夫書胤征孔傳云官師衆官漢書並建豪英以爲官師顏註師表也各爲一官之



長今觀語意

言衆官耳

世胙大師以表東海

杜云胙報也表顯也謂顯

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陸云此解於傳文不順胙即無克胙國之胙謂世胙大師之業以表正

東海耳

自妥 富而後復其所

杜云賣玉者得富竊謂於此事情難通獻

王者以爲懷玉不可以越鄉故子罕已置於其里而使玉人爲之攻之如獻王者將其玉賣於

人又當越鄉矣使獻王者能賣以致富自能歸矣何待子罕使之復所乎果爾則傳文雖高簡

亦不應如此大畧也

蓋富者盛美之云耳 末段係十五年事失分

十六年齊子帥師會荀偃書曰鄭伯爲夷也

杜云

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紀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

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皆取平故得會鄭伯愚按此文意強鑿而於義無當時魯卿之會諸侯又矣何至此而復發例乎是明不會傳意而強解耳蓋緣諸國皆大夫鄭獨以君君臣名分宜有以尊而別之其時惟以伯國為重鄭伯特夷於諸國之大夫故齊子本會荀偃而經特以會鄭伯為文列之於諸臣之上不使夷之於諸大夫也愚此

說較

十八年會臣彪

杜云彪晉侯名稱臣者上有天子以譙告神魯臣猶末臣據王

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乃脫歸杜云脫不張旗

諸侯釋曾臣為末俱謬儀衛必略非脫乎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杜云此

守險愚謂凡兵家言守險者皆謂進據形勝要害之地使敵不得越我而爲害也史傳所記多矣前衛以防門不足爲險則其所謂險者必自有在此戰敗而奔不得已而連大車以塞隧豈所謂險者乎隧與防門皆在平陰之境皆非險也故削之皆衿甲面縛杜云不解甲陸云衿結也通作衿又引少儀云國家靡則甲不組滕鄭注滕紵帶也愚謂凡軍中被擒者皆不暇解甲何須言之結亦不解之意耳何足深辨蓋縛手於後則惟見其甲之衿與人之面故如此立文以模

寫其被擒時之狀耳

十九年天子令德

杜云天子銘德不銘功邵文莊曰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

布於銘杜不解

城西郭懼齊也

杜云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

爲鐘故懼陸云與晉伐齊齊大魯小理自應懼  
不待鑄鐘杜爲此說以附會臧孫之言按杜如  
此類頗多 諸子仲子戎子 杜云諸子諸矣生子  
者二子皆子姓按晉

子云中婦諸子房玄齡註諸子內官之號又哀  
五年傳諸子鬻奴與此同戎子蓋戎女子姓仲  
子宋女也  
今依房

二十一年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

杜云譏其受囚而不能去陸云譏  
其不能保身非謂不能去也爲是詩曰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知也

杜註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  
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

智也今按小雅無此詩唯采芣之篇  
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故謂逸詩焉莊公爲勇

左傳註解卷之上

王三 日 殖 濟 村

爵

杜云設爵位以命勇士陸言爵飲酒器設此

以觴勇士因名勇爵非爵位也今淺觀之陸說爲優細玩之則杜說爲是蓋使爲飲爵則殖

最欲與之亦何不可而莊公靳之以爲爲晉君

勇也唯其爵位故

有慎惜之意耳

春秋左傳註解辯誤卷之上 終